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巴黎圣母院

WUEN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巴黎圣母院

原著 雨 果 [法]

译编 申英爱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外国文学部分/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204-06840-8

I.学… II.刘…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II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119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60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目 录

丑王节.....	(1)
从卡西莫多到埃斯梅拉达.....	(4)
夜晚跟踪美女的烦恼	(12)
克洛德·弗罗洛和卡西莫多	(25)
聋子审案	(30)
教士审案	(38)
庇护圣地	(49)
红门的钥匙	(61)
一个帮倒忙的朋友	(67)
两人终于结合了	(80)

丑王节

1482年1月6日，巴黎的教堂万钟齐鸣。首都市民从睡梦中惊醒，立即穿上衣服，离开家门，朝司法宫广场走去。广场两旁的店铺全关着，因为那天是“丑王节”。每逢这一天，晌午十二点正，都要演戏；另外，修士们还要指定一个人出来当丑人教皇，给他穿上主教服，让市民们簇拥着穿街过巷，借以嘲笑教堂的主持。晚上，市政府广场上（即有名的沙滩广场）的绞刑台下，燃起一堆熊熊的篝火……巴黎居民急急忙忙地往前赶，听说有些外国使臣已经来了，其实，来的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弗兰米市民。但是，市里传说纷纭，说他们衣着华丽，而且还准备参加丑王节活动，所以都愿一睹丰采。这一天，涌向巴黎市中心的人，可以说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据说，要演戏的那个司法宫大厅，是世界上最大的剧场，长七十多公尺，宽三十多公尺。偌大的剧场，里面早已挤得满满登登。许多没能挤进去的人们便冒着严寒在正门楼梯下等着，已足足等了一夜。那些看热闹的人分成两股人流，在楼梯上川流不息地上上下下，连宽阔的大广场也快被挤得水泄不通。呼喊声、笑闹声响成一片。门口、窗口、屋顶，全都站满了人。

幕拉开了，乐队开始奏乐，群众鼓掌。四个穿着艳丽服装的演员走上舞台，在一片喧闹声中开始表演……大学生们嚷嚷起来：“看不清！听不见！”闹腾了足足有十分钟才平息。剧场终于安静了下来。突然间又传来一声高叫：“可怜可怜我吧！发发慈悲吧！”

原来是乞丐克洛潘·特鲁伊富喊的。他正从天窗里探出身子，手里托着一顶帽子，向大家乞讨施舍。

“行行好吧！发发善心吧！”他又喊起来，声音低沉而凄楚。

观众发出抗议。学生们为他鼓掌。谁也听不清演员在说什么。

“那么多精彩的台词全错过了！”格兰古瓦懊丧地说。

校长和四十八位使臣终于姗姗来迟。大家很不欢迎。妇女们跟着学生一唱一和，对他们的迟迟不到表示不满。在丑王节，群众不是可以自由行动吗？谁也不听演员的台词。一个个都去看弗兰米人。这些人呀，没有一个是具有教养的，但是穿的却都是闪光耀眼的绫罗绸缎……皮埃尔·格兰古瓦心里焦急万分，照这么乱下去，谁还能听懂他精心创作的剧本呢？

“先生，要不要从头演？”他对旁边一个看上去挺有耐心的胖子说。

“你说什么？”那人问道。

“哎！我说的是戏！”格兰古瓦说，接着，这位诗人自己大声高喊：“从头演！从头演！”

“别从头演！别从头演！”大学生们一哄而起，大声喊道。

“对！”校长觉得过这种节很无聊，开口说道：“接着往下演算了！”

使臣们来了之后，教授们也要进来。军警不让他们跟校长一起进。剧场里闹得越发厉害，谁也无法听清，而且也不想听清。好不容易才静下来，天窗上那个乞丐又把帽子一伸，发出一声撕人心肺的喊叫：

“行行好吧！发发慈悲吧！诸位老爷！”

学生们学着乞丐的喊声叫起来。市民们却嚷着要大家安静。剧场乱极了。格兰古瓦想张口说些什么，可是，没等他开口，学生们就鼓起掌来……他又惊又气，连话都说不上来了。他编的那出精彩剧本无法演出了。他原来信心十足，本以为今天晚上定能一举成名。谁知非但没有成名，而且连收入也全泡了汤。群众一心想着由他们自己亲自推选教皇，一个个都在那儿欣喜若狂地又喊又叫。他无可奈何地只得用双手把脸捂住。

从卡西莫多到埃斯梅拉达

大家把两只酒桶滚到舞台的另一侧擦起来。克洛潘·特鲁伊富在天窗口做了个非常精彩的怪脸，但随即被人撵了下来……只见头一个出现在天窗口的那张怪脸，眼睑倒翻，露出血红的眼皮，张着野兽般的血盆大口，额头像只旧靴子的鞋尖，观众看了全都哈哈大笑……接着又出现了第二张脸，第三张脸……每出现一次，观众咯咯地笑得前仰后翻。形形色色、奇形怪状的脑袋相继出现，有圆形的、方形的、三角形的、扁平形的、尖形的、鸟喙开的、兽嘴形的……可就是没有人形的。画家和雕塑家们最荒诞无稽的想象，顷刻间，一一都变成了现实。一双双深凹的、闪闪发光的大眼，都在好奇地观望着。

大厅里根本分不出谁是学生，谁是使臣，谁是市民。男的、女的、有钱的、要饭的，统统都无从区别，谁也分不出谁是克洛潘·特鲁伊富、吉尔·勒科尼，谁是玛丽·加特莉弗、罗班·普斯潘，因为人人都在呼叫，人人都在狂笑。每出现一张可怕的怪脸，大家都哈哈哈哈哈笑得连嘴都合不拢，一个个都乐得狂呼乱叫。

突然，天窗里伸出一个跟天窗口一般大小的脑袋，其丑无比，比先前出现的那些张脸，不知要丑多少倍。鼻子

四面开花，嘴像块马蹄铁，还露出一颗长牙，右眼像块可怕的大肉瘤，下巴像羊蹄，整个脸上奸、惊、恨、忧，一应俱全。

人群立即纷纷拥上前去，连商讨、犹豫、鼓掌都来不及，就把这一天的教皇选了出来，扛到肩膀上。及至看清之后，大家更惊得目瞪口呆。原来那人的怪相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天生的丑陋无比，或者说，他整个人本身就是个怪胎，不仅背驼，而且还是个鸡胸，两只脚一长一短，只有膝盖处才能并拢。他的手、手指和胳膊全都粗大无比，五短身材，而且上下左右一般儿粗。观众认出来了，立即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

“他就是卡西莫多！就是那个敲钟人！他就是卡西莫多！圣母院里的那个驼背！太好了，卡西莫多！卡西莫多万岁！……”

有个学生，大概是罗班·普斯潘吧，跑到卡西莫多跟前想捉弄他，而且走得很近很近，卡西莫多把他一把拦腰抱起，甩出十多步远……那个弗兰米老板科珀诺尔也上去跟卡西莫多说话。卡西莫多并没有答理，只是胳膊一挥，肩膀一耸，就把科珀诺尔吓得直往后退，边退边问：

“他是聋子吗？”

“那还用说，”若昂·弗罗洛说，“他是圣母院里我哥哥收养的敲钟人。你好，卡西莫多！”

“是钟声把他震聋的！”有个老太婆大声解释说，“不过，他并不哑。”

“他还多了只眼睛^①呢!”已从地上爬起的罗班·普斯潘补充说。

这时，乞丐、扒手、大学生已取来了新教皇穿的主教服，给卡西莫多穿上。卡西莫多并没有反抗，而且颇有点洋洋得意的样子。然后，大家把他抬到一块门板上，让他站定，还在他手里放了个十字架让他攥着，接着就由两个人将他扛了起来。卡西莫多看到那些体格健壮、相貌堂堂的人身体笔直地站在自己脚下，看见他们的脑袋在自己弯弯曲曲的大腿底下浮动，脸上的愁苦为之一扫，立即露出了喜悦的轻蔑……队伍出发了，穿越巴黎旧城。皮埃尔·格兰古瓦的乐师在前面奏乐开路，演员们尾随其后。大厅里孤零零地只剩下了这位剧作家兼诗人自己。

他来到沙滩广场，走到刑具铁轱辘和绞刑架旁边，那是折磨和绞死犯人的地方。离绞刑台不远，有一堆欢乐的篝火在熊熊燃烧，火旁围着很多人。格兰古瓦走了过去，想烤烤火暖暖身子。

在人群和篝火之间，有块较大的空地。空地上有位姑娘在那儿翩翩起舞。这位姑娘实在长得太美了，她个儿并不太高，只因身材修长，显得有点高。她头发乌黑，肩膀裸露着，经火光一照，油汪汪的发着亮。她在一块旧地毯上飞速旋转。每当她那俊俏的脸蛋冲你转过来时，那双乌黑乌黑的大眼睛虽然一闪而过，却向你送来了秋波。她的

① 指右眼长了个大肿瘤。

两只胳膊滚圆滚圆、细嫩细嫩的，正舞动着一面小鼓。清秀的脸庞娇嫩欲滴，宛似稀世宝石。裙子下面偶尔露出修长白皙的腿……突然，有块黄铜片从她的头发上掉落下来，原来是位埃及波希米亚^①姑娘！

火光照着这位正在跳舞的姑娘，照着观众的脸，也照亮了圆柱大厦黑乎乎的墙脚下和绞刑架横杆上那一张张的脸。在这些被火光照得通红的成百上千张脸中，有一张脸比别人的脸更火辣辣地盯着跳舞的姑娘。这是一张道貌岸然的男人的脸，看不清他究竟穿什么衣服，因为身体周围群众挡住了。看上去最多不过三十五岁，可是头发已经不多，而且都已花白。但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异乎寻常的活力，那是一股炽热的生命力和深藏的欲火的交融。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波希米亚姑娘。当那十六妙龄的美貌姑娘为了博得观众的喜欢而越转越快时，他就觉得自己的希望也愈来愈暗淡。

那少女，气喘吁吁的，终于停下来。观众深情地向她鼓掌……

“佳莉。”女郎唤了一声。

一只雪白的小山羊活活泼泼地走到她面前，它浑身下下的毛软软的、闪闪发光。它的角、脚和颈上的毛全都是金黄金黄的。

“佳莉，该你上场了。”跳舞少女说。她一边坐下，一

^① 波希米亚人一般都携家带口坐着大篷车辗转各地过着流浪生活。

边亲切地把小鼓递给山羊。

“佳莉，现在是什么月份？”她接下去问道。

山羊抬起一只前脚，在鼓上敲了一下。观众报以掌声。少女把鼓翻转过来，又问道：

“佳莉，今天是几号？”

佳莉用脚敲了六下。

埃及女郎把鼓连翻两次，继续问：“现在是几点钟？”

佳莉敲了七下。这时，“圆柱大厦”上的时钟正好敲响七点。观众惊叹不已。

“这里边有魔法！”那个眼睛死盯着波希米亚女郎的男子发了话。

少女听后打了个寒噤，因为她明白一旦受到这类指控，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但是观众的掌声使少女忘掉了危险。她转过身来又问山羊道：

“佳莉，雅克·夏尔莫吕阁下在教堂里讲话时的姿势是怎样的？”

山羊接着就蹲下后腿坐着，嘴边咩咩地叫起来，两条前腿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地摆动着，动作非常熟练，仿佛雅克·夏尔莫吕就在眼前。观众的掌声一阵响似一阵。

那个男的说：“这是对宗教的攻击，不能容忍。”

波希米亚姑娘转过身来：

“啊！”她哼一声，“又是这个混帐家伙！”

她下唇一噘，动人地撇了一下嘴，回过身去，不予理会，随即把小鼓伸向观众。观众扑腾扑腾把小银币直往鼓

里扔。她走到格兰古瓦面前，格兰古瓦心不在焉，忘了自己身无分文。

这时候，从广场阴暗角落里传来一个妇女的声音：

“滚蛋，你这个该死的埃及女人。”

“啊！”一个孩子说，“原来是塔里的那个老太婆呀。她可讨厌埃及姑娘哩。奇怪的是她怎么捱到现在才开口。”

另一个孩子：“咱们给她送晚饭。”

丑王的队伍开来了。

队伍比出发时显得整齐些了，巴黎街头的失业者、小偷和乞丐纷纷都参加了过来，混杂在大学生和去司法宫看热闹的人中间。走到队伍前面的过着流浪生活的埃及人，男的女的都有。女的肩头上坐着又哭又闹的孩子。他们衣衫褴褛，大都披着破布而不是绒毯。跟在后面的是根据这个“特殊王国”^①里的等级分成四人一排往前走，其中有假病人^②、假失业者，还有假装穷人的、受伤的以及假学生等等。他们都是些窃贼和乞丐，有的装成瘸子，有的装成瞎子，也有的身强力壮而装着口吐白沫和遍体鳞伤的，其中有的是老手，有的是新手。后面就是那位国王。是圣迹区^③的主人，那个大头目。他坐在一辆由两条大狗拉着的小车里。其他人都跟在后面：有真正的大学生和穿着黑衣服的司法宫

① 指乞丐区。

② 为了更容易要到施舍，有些人装成病人。

③ 旧时巴黎的一区，该区乞丐集中，装成各种残废人的样子外出乞讨，回区后即恢复本来面目，仿佛突然因“圣迹”而治愈一般，该区因此而得名。

执事。最后浩浩荡荡的乐队过来了，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乐器。乐队中间，十个人抬着木板乘舆，上面站着新教皇，即圣母院里的那个敲钟人，驼子卡西莫多。

很难判断卡西莫多那张愁苦可怕的脸上流露出的喜悦、骄傲和得意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因为这张脸除了遭受鄙视和厌恶从未受到人们的欢迎，因此，卡西莫多憎恨这些人。他虽然耳聋，却猜得出掌声的意义，所以心里高兴得像个真教皇。管他们是疯子也罢，小偷也罢，乞丐也罢，他都无所谓！反正现在他们是臣民，而他是国王。别看那些人拿他寻开心，心里却有点恐惧，因为卡西莫多背虽驼却身强力壮，脚跛却动作敏捷，耳虽聋却性格凶悍。卡西莫多把他们的嘲弄误认为是真情实意。唉，这可怜的孩子，身体既已畸形，思路又欠健全。因此，对自己此时此刻的感情缺乏冷静分析。当一日国王的喜悦冲昏了他的头脑，当教皇的骄傲统治了他的一切器官。可以说完全陷入半痴半醉的状态。

人们簇拥着他来到圆柱大厦前面。他依然高高站立在乘舆上。这时候，人群里蓦地跳出一个来，蹿到卡西莫多跟前，从他手中夺去象征丑王身份的镀金木十字架。这个人就是方才混在观众中狂热地盯着美丽的波希米亚姑娘并吓唬她的那个人。这个人正是圣母院的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只见卡西莫多从乘舆上猛地跳了下来，妇女立即紧闭双眼，生怕看到神甫被他撕成碎块。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卡西莫多不但没有用他那双粗壮的手去撕神甫，反而

跪倒在他面前。神甫把十字架往膝头一折，喀嚓一下折成了两截，然后又扯掉大家给他身上穿着的主教服。卡西莫多一直跪着，低着头，合着掌，作祈祷状。接着神甫就跟他打起了奇怪的手势，谁也没跟谁说话。神甫站在他面前，满面怒容，气势汹汹的，活像个主人。卡西莫多匍伏着，奴颜婢膝地在乞求宽恕。实际上卡西莫多只需动个手指头就能把神甫捏碎的。最后，副主教粗暴地摇摇卡西莫多宽厚的肩膀，做了个手势叫他站起来跟他走。

卡西莫多站起身来。那些拥着丑王的人一个个都惊呆了，惊愕之余，立即想上去夺回这位被突然抢走的教皇。埃及人、小偷、法律界人士纷纷提出抗议，浩浩荡荡像示威似地向神甫拥去。卡西莫多挡在神甫跟前，挥挥肌肉鼓实的胳膊，怒目而视，这些人见他这副横样立即往后退去。

神甫朝卡西莫多做了个手势，便默默地继续朝前走去。卡西莫多在前面开路，人群往两旁闪开。他们穿过广场时，一群看热闹的人想跟他们走。卡西莫多转过身，躬下腰，样子很可怕，野兽似的咆哮着，活像个凶神恶煞。他一动手，一瞪眼，人群里就一阵骚动……眼睁睁地望着他们走进一条昏暗的小街，谁也不敢冒险跟在后面。